

難得一生在一起



言青 延靜

虛齡九十的孫毓蓉，突然走了，我們的心像刀割一樣。她的一生，和我們一直在一起，永遠難忘。

言青和毓蓉一起上中學，那是北京師大女附中，我們一起上課，一起遊戲。

中學畢業後，我們又一起考上北京大學東語系。雖然學的不是一個語種，她和她的愛人學阿拉伯語，我們倆學朝鮮語，但我們天天見面，開會都坐在一起。

大學畢業後，我們有緣，四個人一起分配到外交部，他倆在亞非司，我倆在亞洲司，他們主管中東事務，我們主管朝鮮半島事務，但經常見面，上班乘班車，下班去食堂，都經常碰到一起，這一段時間很長，差不多前後有四十年。

退休後，沒想到我們又搬到了一個宿舍樓，他們住樓下，我們住樓上，平時來往就更多。

但最沒有想到的是，我們入住燕達養老院後，他們隨後也搬了進來，我們又在一起了。當時，毓蓉剛動完一個大手術，帶病入住。幸虧她有一個好丈夫，對她照顧無微不至，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一起在燕達四年多，毓蓉最終離開了我們。

毓蓉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也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養病期間，她每天都在房間或院子裏放聲歌唱，在養老院聯歡會上，她還演唱阿拉伯語歌曲。平時她常在家親手縫製襯衣、裙子，一次她給我們送來親手縫製的棉墊，我們現在還墊在椅子上，每天坐在上面，感到非常溫暖。

她人已經走了，睹物思情，我們會永遠想念她，不會忘記她。

「光影河博」



市井萬象

河北博物院正在舉行「光影河博·數字藝術沉浸體驗」展。該展覽包括光影沉浸交互劇場與PIM虛擬現實體驗空間，通過「科技+文化+藝術」的展示理念，利用多樣的現代科技展示手段，將文物的精湛技藝、審美意趣、文化特色、用途價值，形象而具體地展現於參觀者眼前。

中新社



詩人小屋(上)



HK人與事 何佳霖

今年三月北京來的朱導演帶着他的團隊來到我的畫室，也稱「詩人小屋」。從字面上理解就已充滿詩情畫意，讓人嚮往。我不知道香港七百五十萬人口有沒有另一個同樣的名字「詩人小屋」為詩歌愛好者認識和追隨。朱導演專門為我拍了一集名為「詩意香港」的視頻，拍我在黑臉琵鷺出沒的地方悠然作畫的身影，在落日的餘輝下享受大自然的恩賜。這裏是靠近墾原濕地的郊外鄉村。是什麼理由驅使他們不懼路遠扛着錄影器材來工作。朱導說很難相信香港還有這樣原始的村落還未開發，人們保持種菜，放牛，下河摸蓮藕的原始勞作。季節到了，荔枝、龍眼、黃皮果等各種常見的採摘。這即使在內地城市也很難體驗到。朱導在多年前拍過一部電影《北角》，並贏得票房。想必他對「詩意香港」題材感到有信心。他堅持說要拍不一樣的香港。相信他的眼光所觸及的一定不是人們印象中的恒生指數三千點或人頭湧湧的商業香港。當然國際金融都市也一定要有她的主要元素與基礎匹配。這是不相矛盾的。他們好奇香港還有「詩人圈」的說法，他們在香港本著什麼樣的生活態度，選擇在村落生活又代表怎樣的一番審美？

朱導的愛人原來是湖南衛視的編導，她很專業地為這次的拍攝安排各種鏡頭，包括我的着裝顏色是否與四周的環境相融。除此外，我只需要自然呈現日常的生活和創作即可。我們成功拍完了第一個專輯。那天晚上，我親自下廚，讓他們吃到美味的雞湯，攝製組的一位小伙子說，他品嚐到小時候只有奶奶才做出的美味。

「詩人小屋」所在地是上水區天光甫村。這個村莊與松柏塢、客家圍相連，卻只有一百來戶人家。這裏是離港鐵上水站最近的村落，交通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私家車，停放村裏的停車場或者家門口。要麼就每天踩單車到上水站，把車停在專門擺放自行車的地方，外出回來再取，停放免費。騎車需要六七分鐘才到村裏。當然還有第三種選擇就是呼的士到村口。除了正常的的士費，還加八元的call車費。居住這裏的人如果要到市

心，比如到沙田、九龍塘、旺角，或過海到中環、銅鑼灣、灣仔等地，可以坐港鐵很是方便。大巴選擇更多，早已開通了去機場和港珠澳大橋的多班車次。我在香港住過灣仔、壽臣山、上環、尖沙咀、佐敦、將軍澳、大埔墟等，但近幾年喜歡元朗、屯門和上水，我自小有鄉村情結，喜歡聽蟬鳴，鳥叫，小溪經過高低錯落發出來的微妙聲音。下雨的時候，雨聲和雷聲特大，彷彿是加強版的音響效果。但我又是中環的常客，可能一個星期至少會去三兩趟，要麼購物、看電影，要麼是三兩個朋友約喝茶、吃飯、談事。出去一個小時，回來一個小時，光在車上就用了兩個小時。這是住新界的人所要面對的時間消耗。

上水屬於香港北區，北上人群要經過羅湖或落馬洲的兩個口岸。政府近年在大力發展，興建醫院、學校、商場及公屋加建。這是官方的層面所考慮，但回歸個人的選擇與便利，在上水坐一個站就到了羅湖。過了羅湖口岸有琳琅滿目的各種商品，價格便宜，質量上乘。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狡兔三窟」的人，我在上水設了一個小小基地，甚至覺得自己像是在深圳的郊區，而不是居住香港。「詩人小屋」的對面就可以看到深圳高聳的樓房，尤其是深圳的平安大廈和京基大樓這般高度的，更是一覽無餘。

「詩人小屋」，不是一個人的身份，而是一群人的精神向度與追求。「詩人小屋」的落成是行動的結果，選擇在這裏肯定有她的緣由和環境條件。一個村民說，「最好的風景一定離開大馬路。」農民往往像個藝術家



▲墾原濕地。

© Kit Lam



▲Caspar David Friedrich著名畫作《海邊的僧侶》(左)和《橡樹林的修道院》。

作者供圖

漫遊者



柏林漫言 余逾

今年上半年，柏林整個藝術博物館界的重頭戲是紀念Caspar David Friedrich誕辰兩百五十周年的畫展。Caspar David Friedrich是著名浪漫主義風景畫家，也是德國國寶級畫家，此次展出超過五十件他的作品。

得知這個畫展是在我的舞蹈班同學聊天群。當時在舞蹈群說起這個展，大家雀躍地相互提醒預定門票。我好奇點進畫展鏈接看看，發現這個為期近四个月的畫展離開展還有兩個多月。

我是開展後的某一天偶然在廣告裏看到這個展，才想起應該訂門票，結果最早的可預定時間已是一個月以後。訂好票後，有一天和兒子從油畫博物館出來，看看博物館紀念品書店裏的書，正巧看到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畫冊。我跟兒子說，我們要去看的的就是他的畫展，他應該是德國最負盛名的畫家。他在德國非常受歡迎，畫展的票一票難求。兒子看了一遍封面，說，我知道他，他最有名的一幅畫畫的是一個男人的背影在群山中，我對那幅畫也印象很深刻，叫做《雲端旅行者》。原來，他們小學高年級的美術課已經賞析過這位德國畫家的作品。

所以那天去看展，兒子首先就想要去找到這幅《雲端旅行者》。很快他便把這個不算大的兩層樓展廳瀏覽了一遍，沒見蹤影。他略有點失望卻不死心，最後找工作人員問了，才知道這幅畫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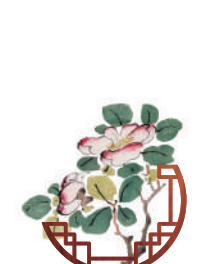
沒有租借過來，它在漢堡美術博物館。我拍拍他的肩膀說，沒關係我們下次去漢堡看。

我們靜下心來慢慢地欣賞每一幅作品。策展人巧妙用心，把一些畫作「成對」展示。比如兩幅在幾乎同樣地點的畫作，一幅畫的白天，而另一幅畫的黃昏；又或者，畫家故地重遊相隔六年畫的同樣的風景。整個畫展最中心處，展示的也是兩幅畫，一幅是《海邊的僧侶》，另一幅是《橡樹林中的修道院》。雖然題材和內容大相徑庭，然而兩幅畫表達出來的感受卻驚奇地如出一轍。畫家出神入化的手筆讓景色人物隱約模糊的同時，卻又彷彿有魔力吸引人駐足思考細細品味。

有意思的是，兒子和女兒喜歡完全不同的Friedrich的作品。兒子喜歡他那些朦朧充滿意境的風景，女兒則喜歡他畫得精細巧妙的船隻和建築。而我，莫名喜歡上他畫的一幅樹的手稿，總覺得簡單幾筆讓這棵樹有了一種強烈的生命力。

不知不覺已在畫展裏待了兩個小時，每一幅風景都值得細味，蒼茫遼闊卻又充滿細節，看完一遍依然有點意猶未盡的感覺。於是忍不住再看一遍，把一些特別喜歡的又仔細端詳一番，依然能看出新的驚喜。可能這便是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獨特魅力所在吧。

離開畫展所在的柏林舊國家美術博物館已是傍晚時分，夕陽中的柏林教堂在雲霧中若隱若現，我想起Caspar David Friedrich曾就住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如此的夕陽他也一定見過，也一定給了他無限的創作靈感吧。



鮮靈靈的滁州 李丹崖

秋風裏走進滁州的一個小鎮。雨後，空氣清新如洗，走在街上，撲面而來的都是秋的清氣。街兩邊的店面前，掛着新收下來的玉米、花生、紅薯、芝麻等物，顯然，滁州人是熱衷於「曬」這些農田裏收穫的「戰利品」的。不是戰利品嗎，今年天氣並不太好，要麼太過乾旱，要麼雨水又太過充沛，好在莊稼的收成還不錯，不然，不會有街邊的這些曬秋圖。

在一家小館子裏，遇見一位臉膛黧黑的滁州漢子，他點了一盤羊拼（即滷肉拼盤，多半是豬頭肉、豬肝、豬大腸之類）、一盤花生米，拎着小酒桶，手抖得厲害，卻小心翼翼，把酒送到杯中。看他手抖的程度，明顯是有一些酒精依賴了。他看我在盯着他看，笑着說：「多少年了，好這口，現在總量控制，每天只喝二兩了。」他憨實地笑，露出兩排整齊雪白的牙齒，還有滿室的酒

香。

他舉起筷子去夾盤子裏的花生米，那盤花生米是水煮的，一看就是當季新嫩的花生煮出來的，一般放有大茴、香葉之類的香料，秋日就是嘗鮮季。我繼續觀察，我想知道他手抖得那麼狠，能否夾起一粒花生米。結果是，我看他手抖着，像吾鄉人的口頭禪「篩糠」一樣，然筷子一旦觸及花生米，就穩穩地夾起來，放入口中，大口嚼食，嗞溜一聲喝酒，喉杯有聲，看得令人神往。

「你是不是在看着我能否夾住花生米？」他問。

我哈哈大笑。

他繼續說：「一開始我自己都納悶，手這麼抖，卻對花生米有準頭。後來想想，也許是因為我種過花生米。山裏的土地金貴着呢，有那麼一塊空地，刨土鬆壤，播種，澆

水，還要管理好蟲子，眼看着就到秋後，用抓口把花生刨出來，一股泥土的腥香，花生棵下面就是鼓鼓囊囊的花生一家，這些花生在山下長着，土質好，吃起來甜得很，你不要嘗嘗？」

我趕緊搖手，自己點了一盤，那天，我也破天荒整了一杯小酒，吃到了新鮮收穫的水煮花生米，那些花生米，皮皺皺的，水分十足，嫩甜有果實的甘香，吃得令人心曠神怡。

「真羨慕你們手不抖，用現在流行的話說，還是『小鮮肉』。」那漢子明顯是在誇讚我。

我趕緊回應：「您也不老。」

「是的是的，能吃動花生米就不算老。」他繼續笑，是真喜歡笑。

除了水煮花生米，我還點了板栗燒仔雞，餐館老闆告訴我：「板栗也是山上新收

下來的，向陽的那面山坡，土地很壯實，長的板栗都炸開了皮，這隻雞，也是山坡上養的，吃的就是一個新鮮。」

那天，老闆聽說我是第一次到這裏，還給我做了一份拔絲山芋。山芋的粉很大，乾面乾面，煮熟去皮，熬出來糖稀，掛上去，給了一碗清水，蘸着來吃，亦是很美味。

我對滁州的印象，還停留在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中，只知道「環滁皆山也」，人文軼事較多，還不知有這麼多好食物，快慰衷腸。

餐館老闆看我這麼說，他接了一句：「歐陽修不是說了嗎？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這個『山水之間』，我想，指的就是這裏鮮靈靈的美味。」

不得不說，這是我聽過的對《醉翁亭記》的最別樣的解讀。